

新视界

未来心灵的辩证“探测”

崔昕平

精读徐彦利作品,始于《我的四个机器人》与《心灵探测器》。前者获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电影创意奖”,后者获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短篇少儿科幻金奖”。徐彦利本人同时从事科幻文学研究,她的《中国科幻史话》获第十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非虚构奖”。既从事研究又从写作的履历,标识了徐彦利科幻文学的创作水准。这部中篇小说合集《心灵探测器》,也确实呈现了一位学者型作家的富有辩证之思的少儿科幻表达。

合集所收入的四篇作品,质量均衡,题材各异。《我的四个机器人》讲述了男孩“文明”与四个机器人的共同生活与思想成长,《心灵探测器》是一个以外星人入侵为背景、以身体互换为手段展开的心灵故事,《木头人》遥想了医学界冷冻患者等待未来医学发达后的治疗,《魔鬼之吻》放大了当代人类面临的愈来愈普遍的“过敏症”问题。作品朝向科技发展的未来预设,再一次如上世纪风靡读者群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样,为少儿读者描绘了富有科学魅力的未来图景。作品假想了未来生活的诸多细节,物质的极大丰富、医疗的高度发达、寿命的翻倍延长、生命的基因选择、未来的农业发展、日常的交通方式,乃至金融方式、信息交互、房屋样貌等等,充分展示了科技可能为人类创造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与此同时,作家以儿童化的语言,以科幻的背景,承载了丰富的人性思考,细读四部作品,可以深刻感受到,徐彦利的创作是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作品中常有触动人心的金

句,融入了作家对人生、对科技、对未来的思辨。作家借助科幻的情境设置,探讨人性深处的心灵故事,推想人类未来的生存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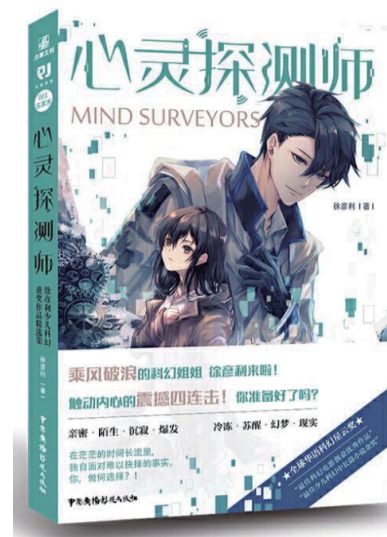
作家专注于情感、心灵世界的探测,将人类的情感问题设置在科幻促成的极端情境之中,表现人物的心灵际遇,展现人类灵魂深处的善恶取舍。《心灵探测器》中,借助K星人入侵的科学幻想,演绎了不少世界末日类故事中推测的可能模式。作为K星人测试者,作品假想了两个极端社会阶层——极度贫穷和极度富有的两个孩子身体互换的情感经历。颇具意味的是,富人孩子并非不堪一击哀号沉沦,穷人孩子也并非没有心怀悲悯乐善好施。反之,富人孩子发



《心灵探测器》插图

现了自我努力的意义,穷人孩子却产生了贪念与惰性。在极端的互换下,美丑的边界变得模糊难辨。同样的心灵困境在《木头人》中也被描绘,身患“渐冻症”沉睡120年苏醒的“伊墨”,面对的是作为医学标本供人类研究,还是尽快医治获得健康的两难选择。这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抉择。作为接受手术并恢复健康的渐冻人,他理应如此却因自己的自私而感到羞耻;当科学狂人喊出“医学是神圣的,所有人都应该为它无条件付出”时,我们又并未感受到正义,而是可怕的、非人性的冷酷。善恶的标尺再次陷入新的考量与思索。

徐彦利的作品常常是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在《我的四个机器人》与《木头人》中,均涉及了与机器人的心灵交互。《我的四个机器人》的科学幻想非常出彩,男孩“文明”与四个机器人共同生活,在第一个机器人“Jazz”身上收获了超越人类所能给予的满足与幸福,在第二个机器人“织香”的帮助下生存成长,在第三个机器人“Lemon”的带领下重新感受生活的意义,在第四个机器人、克隆自己获得的“文化”面前实现了自省。作品在展望科技魅力的同时反思人类的“人性”边界。“我”对机器人限定了忠诚,但却因为对机器人缺乏尊重缺乏爱,导致了Jazz与Lemon的报废。机器人的全力付出没有得到人类的回馈,文化的出现具有沉重的警示意味。机器人拥有智能升级的能力,又有着严格编码的程序,可以遵照要求不断自我完善,那些在人类身上永远无法改掉的恶习,只需一句批评便可永不再犯。于是,机



器人文化朝着应然与理想态一路狂奔,将受主观情绪支配的人类远远甩在了身后,机器人远超人,却并未获得人类的尊重,于是,文化策反了机器人。机器人智能高度发达后袭击的设想,曾出现在多部科幻作品中。而徐彦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了对人类态度的反思,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除了不能生育没有法律权利外和真人毫无二致的机器人,人类是否显现了某些自私冷酷的黑暗面?

一方面,作品具有与少年读者充满亲和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却有着关于人类、关于人性、关于善恶是非标尺的辩证之思。《木头人》中曾写道,苏醒的伊墨“模模糊糊看到几个戴着面具穿白衣服的人”,恍如当下。新的医学难题启示人类仍将面临的永无止境的挫败与努力,这恰恰是科幻文学的使命之一。现实与幻想的殊途,警醒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对宇宙、万物、未来,乃至对于一切,都始终心怀敬畏。

创作谈

我所向往的科幻

徐彦利



徐彦利

我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眼前的一棵树,天上的一朵云,别人嘴里脱口而出的某个词,甚至夜晚无边的黑暗,都常常成为我幻想滋生的触点。一旦踏上想象之路便很难停下来,会围绕这些想法不由自主地勾勒故事,设想人物的一颦一笑,悲欢离合,并在幻想中使他们的言行符合逻辑,入情入理。

《心灵探测器》中包含四篇科幻小说,《魔鬼之吻》《木头人》《我的四个机器人》《心灵探测器》,每个故事的情节、线索都曾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过。看见小区里清洁工人放置工具的小屋,我会想到那狭小的空间里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会不会有奇怪的植物在里面悄悄生长?于是产生了《魔鬼之吻》;看到网络上关于人体冷冻的新闻,会想若干年后当冷冻人醒来,要面对怎样陌生的世界?会不会害怕,或者成为别人猎奇的对象?冷冻为绝症患者争取了时间,但会不会又有新的绝症产生?于是有了《木头人》;看到关于机器人的介绍,会想未来的某一天机器人能否成为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它是无生命的机器还是有意识的个体?在与人的关系上是私有财产还是精神上的依赖?于是有了《我的四个机器人》。

而最主要的《心灵探测器》,则是为了完成多年以来的一个夙愿。在我所阅读的中外科幻小说中,经常看到作者更关注科幻创意的现象,他们极力渲染科学背景与幻想情节,试图通过科幻构思的新异紧紧抓住读者,但却往往忽略对人的描写。怎样写好人物,写出他们的思想,他们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心理活动,把他们果断中的犹豫、痴情中的背叛、恐惧中的勇气勾勒出来,使这些复杂情绪及相互搭界并不清晰的地方纤毫毕现,则是作家们并不留意的地方。因此,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沦为叙述符号,仅仅承担推进叙事、发展情节的作用,而很少成为他们自身。此时,把男主人公改为女性并无不可,把青年改为老年也并无大碍,人物的符号化、呆板化成为科幻小说的短板,同时也是科幻文学罕有经典人物的主要原因。读者能够复述小说中的科幻创意在哪里,提到了哪些新技术,却不太记得某个具体的人物,无法感受到其散发出的强烈气息。能够达到纯文学中林黛玉、紫鹃、阿Q、曹七巧、三仙姑、王琦瑶等高度的成功形象更是凤毛麟角,很少让读者产生如在眼前的生动感,这种不足或许要历经几代科幻作家的努力才能真正弥补。

我们可以看到科幻小说中几岁孩子的语言并无幼稚的特征,成熟老练得令人无法置信,而复杂情感纠葛中的角色又常常被单一的情绪所支配,人物的扁平化、心理的单调性成为作品的缺憾。于是,我一直想写一部可以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仔细品味其情绪波动的小小说。这时,富家子弟白浪和贫儿李小仙走进了我的脑海,作为衣食无忧、心想事成富家公子,白浪是否有自己的恐惧与寂寞?当他他置身于贫困的漩涡中这锦衣玉食的少年能否活下去?贫儿李小仙一旦进入富裕生活是否会迷失自己?怎样在道德规范与人的本性中挣扎?这些问题不断拷问着我,以至于到了不写下来就无法平静的地步。

我不断问自己,人的心理是否可以被监测,心理活动是否可以产生能量?外星人是否像地球人一样情感充沛,每天在各种情绪中纠结游走?如果他们情感贫乏或完全缺失,会不会羡慕我们的生活?于是,我将小说的主题设为“心理”活动,由此去剖析两个少年,而将科幻放在了叙述的大背景下,这个角度令我着迷。后来的一些作品,如《幸福的秘径》《隐身衣》《时间银行》《把你的爱给我》等,依然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为焦点,而以科幻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当然,囿于篇幅与少儿题材的双重局限,无法进一步将这种心理探索向纵深处挖掘,但以后的创作中我会继续沿着心理探索的方向前行,在科幻的背景下打磨出生动可感的人物。

当前而言,各种科幻创意基本已被搜索、描述殆尽,要想有新的科幻idea的突破,或许只能等待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幻文学向纯文学借鉴语言、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已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狭小的阅读圈子,为更多读者所喜爱。缺乏有个性的人物,缺乏精致的语言和恰如其分的结构设计,无论科幻创意如何新颖都不可能成为经典,更不可能走出类型文学的藩篱。期待我们的科幻文学能够从纯文学中汲取营养,像纯文学一样使用更加多元的创作手法,如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黑色幽默、拼贴结构、镶嵌结构、元叙事、多时空并置等,而不是仅以现实主义、单线结构进行最传统、最单调和最粗糙的叙事,当科幻文学剔除科幻因素依然可以用人物、语言、叙述方式等吸引各阶层读者时,便走出了自身狭小的类型限制,成为与纯文学平分秋色的一翼,拥有使自身无限增长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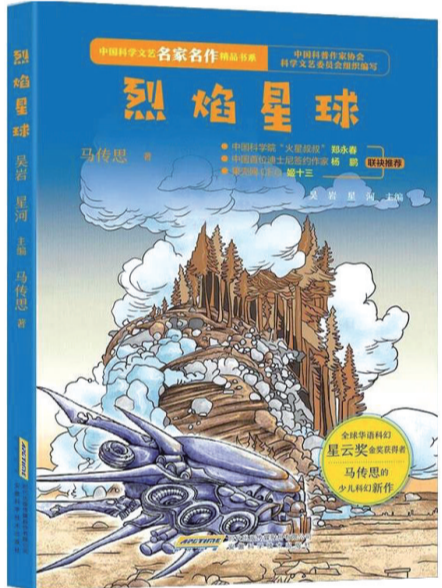
这部作品凝结着我的心血,那里有一个个不眠之夜,每一个人物都会走出来和我交谈,说他们的故事,并纠正我许多错误的想法,他们虽产生于我的笔下,但却拥有独立的生命,绝不听凭我的摆布。这本书虽然已获得科幻同仁们的肯定,但我更渴望来自科幻圈之外的评判,他们的关注无疑是对我最大的激励。希望未来有更多充满强悍生命力的科幻作品,和经典文学一样能够穿透岁月,成为永恒。我们写科幻,但并不拘泥于科幻,科幻只是写作的切入点,而非桎梏,如果能够到达这一境界,那便是所有科幻人一直追求的无限辉煌的未来。

新作快评

当人类与他者相遇

——《烈焰星球》的涅槃重生

天行一云



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让人类与他者相遇,在相遇中让人类慢慢能够更为真实、客观地审视自己,是科幻小说得天独厚之天赋。马传思的新书《烈焰星球》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烈焰星球》的主人公少年马源,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人类中的一员。他们是因为逃向了太空才成功地躲避了地球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在经历了漫长的宇宙航行后,终于抵达了一颗“地质环境极不稳定的‘烈焰星球’”。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

马源的父母因探索烈焰星球中磁暴区后面那片未曾涉足的领域而失踪了。日夜思念父母的马源,带着自己的“陪伴机器人”小迪,一起踏上了寻找父母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他与烈焰星球上的“原住民”——图根人相遇了。故事就此以马源和一个叫艾玛的图根小女孩为中心,围绕着人类与图根人的相遇展开了。

熟悉马传思作品的人都知道,《烈焰星球》中这场与图根人的相遇并不是第一次,

早在之前的《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里,两者就已经相遇了。只是在故事的最后,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后羿,制造出的智慧体,用“生命”换了他们的再次相遇。这两次相遇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在《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中,通过图根人的首领萨布斯的回忆,我们知道马源父母的遇难,萨布难脱其咎。因为对于人类突如其来的造访,萨布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图根人前行的路上,来自身后的那些智人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响”。而之后,随着马源父母对图根城的意外闯入更是加剧了萨布的焦虑。

虽然马源的父母对整个图根族群并无半分无礼与不敬,虽然萨布也曾犹豫,但是自身的猜疑与焦虑、族人的怨恨与躁动,让萨布最终做出了杀死马源父母的决定。虽然图根星球上的一切都在超级人工智能后羿的掌控之下,但是可以说后羿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萨布对人类的猜忌,借萨布之手杀死了马源的父母。

之后,马源的到来虽然给萨布带来了触动,但马源最终死在图根城的这一设定,以及之后人类士兵的入侵,表明了这场最初的人类与图根人、人类与他者的邂逅,最终以互相伤害而告终。

相比于《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的黑暗与阴郁,《烈焰星球》的第二次相遇明显明亮与轻快了许多。马源父母的意外闯入,似乎并未太多地惊扰到他们,虽然有些图根人表现出了戒备,但萨布及其大多数族人都是欢迎的姿态。带着马源走入图根人世界的艾玛,更是表现出了许多的热情与友好。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中,艾玛就充满

阳光地向马源自我介绍:“我叫艾玛,欢迎你,我们的地球亲戚,欢迎来到图根星球。”之后,艾玛作为图根人新的首领,还带领着马源进入了族人中最神圣的地方——一个叫ZUMA的超级人工智能的所在。ZUMA在这个充满了火山的烈焰星球上,默默地守护着图根人。在图根人心中ZUMA无所不能,其所在地更是神圣不可侵犯,族人只有有首领才能进入。而艾玛作为新的首领,在马源的陪伴机器人小迪程序严重受损时,为了帮助好友,果断地将马源带入了ZUMA的所在地,毫无保留地向马源这一外来的他者敞开了族人们的心扉。人类在与图根人的第二次邂逅中,终于得到了一个美好而温暖的拥抱。

烈焰星球上最后的战役,不再是人类与图根人的战役,而是人类与图根人联手起来对抗人工智能控制人类,控制一切的超级人工智能后羿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结局自是不言而喻。人类也终于在这场与他者的相遇中迎来了一个期盼许久的光明的未来。

熟知《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的人都知道,《烈焰星球》中这美好而温暖的结局来之不易,是后羿制造的智慧体用“生命”换来的,一切的杀戮终于在深知“爱”为何物的智慧体这里得到了终结。人类和图根人相遇后的未来,也在智慧体的逝去中迎来了光明。这颗承载了不同生命的烈焰星球,终于挣脱了图根星球原有的命运枷锁,因“爱”而在烈焰中得到了重生。

对照着《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读者可以看到《烈焰星球》的价值,可以说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不经历前者的沉重与阴郁,就不会懂得后者的光明与美好。只有同时经历过黑暗与光明

的人,才会知道在人生的岔路口该如何选择。

马传思的这两部作品,非常客观而真实地展现了人类与他者相遇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一种是互相伤害,另一种则是互助共生。当然,人类与他者相遇时并不是只有这两种可能,比方说人类的经典科幻著作阿瑟·克拉克的《与罗摩相遇》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但是马传思通过两部作品,真实地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为读者带来了两种不同的体验。人类只有在经历过各种不同体验后,才会逐渐认清自身,才会明白自身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样才能够做到在下次与他者相遇时,仔细思考会出现的种种可能,从而再根据自身真实的情况做出选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者并不仅仅指外星人,它可以是人类以外的所有物种,包括地球上现有的各种生物,以及书中提到的人工智能。可以说,人类与他者的相遇,既是科幻小说最为经典的话题之一,也是非常值得人类去关注和思考的课题。

最后,必须强调一点的是,《烈焰星球》里面所体现的客观真实,不仅仅在于真实地展现了人类与他者相遇时存在的可能性。里面提到的磁暴区中出现的种种自然现象也都是十分经得起考究的。另外,光有真实是不够的,虚幻也是美妙的调味剂。《烈焰星球》中关于这颗星球上各种神奇物种的描述,让人不禁联想起前段时间重映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中所描绘的那颗充满魅力的夜光蓝星球。

《烈焰星球》与《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合起来才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而读者会在两者的碰撞中体会到人类智慧的光芒,读懂“爱”的真谛。

Advertisement for 'Spine' (脊梁)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

Advertisement for 'Fragrant Grass' (芳草)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

Advertisement for 'People's Literature' (人民文学)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